

道

命

錄

道命錄卷第五

晦庵先生辭免進職狀

宣教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

右臣九月四日到越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享熙八年旱傷去歲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視玉色既闕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訐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臣方當囚服籍

某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所有前件 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 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淳熙九年上

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爲檜所忌謫居連水間者十有餘年精忠力行始知此學爲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異其心者乃克好之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即宏字仁仲所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拭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劔浦雜從彥仲素故石正言陳淵幾仲勅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爲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冲秘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舜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爲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

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崇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
陳曾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也會言路
有請抑奔競者意侵先生先生辭不出 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曾
公獨相再召先生既見首論講學復肆二事不合意除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引歸二年陳正
獻別忠肅公初秉政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會大學錄魏掇之元復以
論曾觀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
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甲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
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有旨安
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合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淳
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得除秘書郎 上批諭龔
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
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差知南康軍西

辭不許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
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
先生分析趙丞相詭辭救解乃止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除提舉江
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
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既對
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
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
十上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
義力辭詔易江東免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
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下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學於聖人之道未始不同既同矣
而謂己之學獨異於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

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
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似廉潔孔子之惡
鄉原者惡其偽也行辟而堅言偽而辨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
以夫人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
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
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
己獨能之夷考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是以
已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淳冠冕而不顧己之所甚
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董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
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之名而規取顯仁輕視典憲若無人故上焉
者得以遂其多姦次焉者得以護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
語言互爲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爲他人所難辨有過雖大必
曲爲辭說以爲其中實不然故附之者常假其勢以爲梯媒此二者常

藉其助以爲肘腋植黨分朋斷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爲謀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若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爲大務慮該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懶不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議熙十五年上

晦庵先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高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亦上言近世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二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衰學廢也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勝歎哉當時太學諸生爲之語曰周公大聖猶遭

謗伊洛名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祀聖賢非○晦庵先生之辭官也卷東來占氏書皇康節恐是打非法門非解受之正伊川用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遂忍解去即與今日事體全不相似皆未敢援以爲比欽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汨所守之義此語甚直截但渠却不曾爲思量如何避免得脫若只如此廝崖恐亦非臣子敢安也又書云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解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爲期而後已然又不敢驟然直遂莫然不以爲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不爲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爲君命在臣子之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爲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艱危宛轉調護計誠欲兩全公松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持世俗所疑難乎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有以亮此心耳

道命錄卷第五

道命錄卷五

四

道命錄卷第六

晦庵先生除江西提刑詰詞

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臚寺丞宋嘉爾好古循據正不向利物
愛人用志彌篤旌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
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石持平律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
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厚熙十四年七月
先是晦庵先生以按吏忤時相歸奉崇道靈臺滿座多祠五年周不
相為次輔議除轉運副使而或謂金穀非所長乃授江西提刑先生
再辭明年五月王丞相罷朝廷又從行者再六月先生入對極論天
理未純故為差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故除惡不能去其根
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
八月除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宮觀不許

林栗劾晦庵先生奏狀

兵部侍郎林榮奏臣伏見已降指揮朱熹除兵部郎官日下供職而熹
乃敢自陳私計非使口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自劾不伏赴部供職四
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交推出門外今送長官廳緣長官不合官郎官
廳印記且再令送還仍加鑄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徧詣宰執
臺諫帥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為難兼官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
去其朱熹堅執不從臣為言卿不能率屬教其假寒拒違

君命實負慙懼所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令四司人吏把守終夕至于
幸且喜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構門生十數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布孔孟廢聘之
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所且禁絕今朱熹並名碑之入奏將置
朝列以次收用熹聞命之初遷延道路激索高價且意運津門生送為
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說
累日不肯供職其作偽有不可掩者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陸

下愛情名器歸學寺監又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喜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正丞計衡兼權以喜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喜所以待喜亦不薄矣而喜乃薄之臣竊惟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緣喜既除兵部在臣台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乞將喜新舊任指揮宜且停罷姑令循首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取進止
淳熙十五年上

侍郎林栗數日前與先生論易不合退慚其從者遂劾先生欺慢上以栗爲過丞相周必大言喜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然之詔以舊職之江西

葉正則爲岷庵先生辨誣及論陳賈封事

六月日宣敕郎太常博士葉適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徇而忘若父之爲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未喜除兵部郎官未供職

間而侍郎林栗喜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喜素有文學行義居官所至有績因王淮深惡之遂不敢仕 陛下差喜江西提刑使之奏事喜超超辭終未敢前淮既罷去 陛下趣喜入對用爲郎官人知陛下進喜有漸無不欣喜忽爲栗誣奏使去此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栗何爲至此得非喜栗有罪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于 陛下也暨栗劾奏文字傳布中外臣得始末參驗然後知其所言喜無一實者也特發於松蓋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疎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喜不實之罪欺因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 陛下乎栗言喜敢自陳松計非便口欲回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喜既受除郎自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各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喜者皆共見之喜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候痊安日供職是栗謂喜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供職非其實也栗言喜四司郎官廳印

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廳長貳不合官郎官廳印記臣再令
送還仍加鑄諭既入宮門上殿奏事并漏語率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
職良不爲難兼寫司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書或執不從
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滙寒拒違 君命實負慚懼所有印記無所
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臣聞書未對之前脚疾已
作當對之時偶能少止對下之後與率執臺諫相見脚痛浸劇既申尚
書首慰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
記書既未供職其可受乎書已申前給假矣雖欲聽鑄諭而扶申供職
可乎郎官未供職已前印記合是河官司收管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
可推以委書乎是稟請書不受印記滙寒拒違 君命非其實也果文
言真矣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王謂之道學妄自
推尊所至輒構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中孔孟歷聘之風
繩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

士子闕家孰陸師友松叔文於不自古而然矣使喜東擬與術賦人何
用師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而勸人為忠為孝
者乃所以為人才計為國家計也惟恭嘗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者不
得為師之禁公粟以諸主不得從喜講學為喜罪而又謂非治世之
法且甚絕之此尤非其實也粟又言喜激索高僧善道違傲脫累皆
不肯供職以為作偽有不可掩夫粟亦探喜之心而暴揚之此非臣
之愚所得知之臣所知者喜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為江西提
刑粟之劾喜當在初九日初十日爾相去隔日之間而粟遂以喜與自
不肯供職是粟急於誣喜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粟又言陛下愛
惜名器館學寺監又次當遷郎官者只今兼權其侍郎選亦不輕矣而
喜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太宗正丕計為兼以喜之故移計備於都官
而以兵部處喜所以待喜亦不薄矣而喜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
任監司知州者始得除郎其事又矣館學寺監雖名次而未嘗處知州

監言則不免兼權豈得謂之當遷郎官哉差除之際那換闕次移銜用
喜喜尚德焉是又栗急於誣喜之罪組織言語以足其文爾而不自顧
其言之非實也栗文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任臣合有統
攝乞將喜新舊任指揮立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
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於
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而尊
國體也今喜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用給舍臺諫
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喜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之
說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道學一語則
無實最其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以不力辨蓋自昔小人殘害善
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爲道學之
目鄭內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夫有稍務潔修且能
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過愆相爲鉅距使

不獲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揣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積德
指行以避此名殆如曳柴事魔喜誅犯敗之類往曰王淮表裏臺諫陰
廢失蓋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材以爲子孫無窮之
計者且損不細矣衆爲侍從就其寡交無以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孚
信於下而更釀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墮爲大罪文致語言逐
去一喜固未甚害第恐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無所不有
臣伏見衆耻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爲堯宗之說而人知其備奴詳定所
人執覆議請罷劾苟而人知其專而况職匪風聞官有常守今苟恣一
身之狼戾不畏君父之聖明公形無實之辭顯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
其心術察其指趣舉動若此欲以何爲誠不可不預防誠不可不早辨
也臣去冬蒙恩尚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甚長未獲究
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忠今一即官去留
何至上封讒說徒瀾宸聽哉蓋見大臣以下畏衆兇讒莫敢辨明積其

厲階將害天體伏願 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
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賢推抑暴橫以扶善類懲於凶斷以慰人心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効忠思報之至于冒宸嚴伏地待罪淳熙
年上

林栗之劾晦庵先生也葉正則時爲博士奉常上疏論列胡侍御晉
臣亦言葉根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于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
指學者爲黨取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爾詔能葉
知泉州先生復再辭乃有齊文崇福之命

劉德濟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
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不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其可
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蒙 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厚賞
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効隨事以奏陳

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微而邪得以善正清義方
晦而格得以勝公則往鑿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夏孰大於此明是非
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
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
誠意爲歸真矣際也以苦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
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善是以進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
在下則以窮性命之與爲勳名禁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
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善貫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軍然不見其際當
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茲謂盛矣不幸而壞於
熙豐邪說踈棄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未流太
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
嗟夫宗觀而下尚忍言乎臣所謂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

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奇指陳臣始至時雖間亦有譏駁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而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聖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其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邪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獨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疎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實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遂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可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磋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磋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遠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與行之誠者足

以爲君子矣行之爲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
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爲者色愧淺者心服
又安敢一槩輟議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
又以僞黨若俱擯不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
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由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
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奸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毀累天日
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待從無所論救耦歎而
已委寄謂何所以斯論益熾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大
苛自是太高則實料不副責人大苛則衆忿且死雖然以此躬居議道
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
乃倡爲薦士之舉若區別而封域之夫薦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
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叩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
迹已涉於明黨誘毀先喧於羣口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

而賈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決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函卷多素彼如譏誚以修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怨怒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及復以陳伏幾 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往獲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由實未知批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免異時無所批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居下臣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陋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

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批嚙無所預詹體仁元善

爲大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及復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士廢不用者陳俾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王丞相罷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並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大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拔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還爲軍器少監嘗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避之三月劉公被命拆毀南宮與何坐席用追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爾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恍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儉黠佞柔清議所非出賈與詞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拆毀差誤自劾既放罪未嘗

上舊給使吳端者除帝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 御筆令依已
得指揮又有孫璫者自言 壽皇潛所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
胡晉臣遠封還錄黃詔趣令書讀向胡既承命劉公入劄子再三言之
上諭留丞相遣都司沈詵楊經至壽寧勸劉公即日三上章論
上不樂乃坐劉公亦號差誤從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
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
分矣始劉公入臺也識者望其擊高去之以絕禍本而劉公不忍但
擊陳黃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焉○詹體仁後帥江西欲刻晦
庵經說先生以書止之云蒙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因此可以求教
故即寫呈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終以爲懼况賤亦方以虛聲橫
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史采自悔匿尚恐未能免
禍今侍郎文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
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強弱爭勝負者喜然其

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門下亦未免分朋樹黨之
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共慶善言亦
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為前日之一德大臣邪况所說經
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指為亂上而加以刑誅何不可乎去
歲建昌國官偶為刻集作感興詩遂為諸人汪釋以為誹謗而為
臺諫此尤近事之明鏡雖無足畏避然亦何若而直觸比英匿之鋒
邪欲布愚懇使乞寢罷且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但承望風旨視
其人之所在而攻之爾若此人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
兼詆釋迦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攻蘇軾室
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
與之爭則必反以激成其勢而並堅其說豈真為善亦不為
難此尤不可不慮爾

道命錄卷第六



道命錄卷第六

道命錄卷第七上

晦庵先生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詔詞

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闡經緯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公爾爾
趣歸徑登從班以重吾道爾發大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為
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
元祐若尹焯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
慰滿于士論直將增益于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帥垣有賴討望之于
馮翊不如實之本朝召賢詎平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澤溥相望爾過
驅紹熙五年八月

晦庵先生既為林栗所劾孝宗眷禮未衰也而先生力辭江西之
命有旨朱熹能令面對奏策皆論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
已降指擢疾速之任時熹熙十五年六月也先生力辭乃有寶文宗
福之命又辭有旨召赴行在因上書論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提舉綱

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言極苦切疏奏之明日詔以
先生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方控免而新執政有指道
學爲邪氣者除秘閣修撰依舊主管崇福宮時內禪前七日也先生
辭職名疏再上有旨依所乞依舊道實又閣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八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先生以田產辭詔勿避又辭十月差知漳州從
所便也紹熙二年春先生以長子之喪力求去除秘閣修撰奉祠先
生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不許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先
生再辭因以任漳州日不合妄議經界自劾有旨與湖南使節事未
相關乃乞補滿宮觀月日差知靜江府又再辭依舊宮觀差知漳州
先生復再辭有旨長以巨屏得賢爲重往抵成命無執讓游先生至
潭州視事六月乞歸田里未報上登極詔先生赴行在奏事八月
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先生行且辭章四上入見面辭者一退又入章
辭者再十月五日御劄經行淵源正資勸講入對之職勿復年

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乃受命焉

何濬論專門之學短拙姦詐宜錄真去偽

御史中丞何濬奏臣不安不足以任風憲之寄陛下不容其辭臣既
龜勉就列矣今日之事當別白而公言者豈敢懷顧忌之私爲容默之
計而不陳之於陛下乎今日之病在於士風之不純國是之不定至
煩陛下親下明詔曉以中道正理之所在臣竊謂此病所從來久矣
頃歲有爲專門之學者以私淑諸人爲己任非不善也及其父也有從
而附和之者有從而詆毀之者有畏而無敢竊議者附之者則曰此致
知格物精義入神之學而古聖賢之功用在是也一人倡之千百人和
之幸其學之顯行則不問其人之賢否兼收而並蓄之以爲此皆賢人
也皆善類也皆知趨嚮者也詆毀之者則曰其說空虛而無補於實用
且行矯偽而不近於人情一人其門而假借其聲執事可以得名譽矣
可以得爵祿今日官學之提控無以易此畏之而無敢竊議者則曰利

其學者實繁而護其局者甚衆言一出口禍且及身獨不見某人乎因
言其學而奪置矣又不見某人乎因論其人而擯斥矣彼欲以此鉗人
之口莫若置而不問臣嘗平心而論以爲附和者或流而爲僞誠毀者
或失其爲真或畏之而無敢竊議則直僞與無所別矣是非何自而定
乎有人於此行乎閨門達乎鄉黨且踐筮奇觀而不爲僞行其學術有
用而不爲空言其見於事也正直而不私廉潔而無玷既不矯激以爲
異亦不詭隨以爲同則真聖賢之道學也豈不可尊豈不可尚哉苟其
學術之空虛而假此以蓋其短拙踐履之不篤而借此以文其姦詐或
者又憑藉乎此以沽名譽焉鈞爵祿甚者沽屠賊穢士論之不齒而實
緣假託亦借重則爲此學之玷此道之累爾及人之竊議則不知自反
又群起而攻之曰彼其不樂道學也彼其好傷善類也彼此是非紛拏
不已則爲漢甘陵唐牛李國家將受其害可不慮哉臣聞紹興間諫臣
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觀宸翰

有曰學者當以孔子爲師臣願 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厲天下使天下
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衆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
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爲是非者從其爲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
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
僞則人知勉厲而無敢飾詐以求售矣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取
進止七月十四日奉 聖旨依仍榜朝堂慶元元年上

孝宗將內禪留正仲至自參知政事越次拜右揆而周益公遷左揆
光宗登極仲至以宮府舊僚爲上所厚而益公適忤 上旨仲至引
兵部侍郎何滄爲右諫議大夫攻益公罷之由是太爲清議所薄既而滄有
爲仲至所憚後兩月又攻謙仲罷之由是太爲清議所薄既而滄有
本生繼母喪上疏自言不逮事之下給舍臺諫議大學諸生喬壽等
移書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滄卒去位時紹熙二年八月也是冬
光宗不豫繼而以疑畏得疾於是過重華之禮始間公卿士民獻言

者其哀五年春 孝宗疾浸棘六月十一日遂棄天下逮七月朔

光宗猶未執喪人情洶洶大臣乞立嘉王爲 皇太子 光宗批出

云歷事已久思欲廢閑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也留丞相得之連

乞奏事不報二十九日又批出十六字留丞相大懼七月三日昧爽

上奏乞致仕乘婦人車以去趙忠定時知樞密院事四日忠定遣知

閣門事韓侂胄內侍門禮以定策白 太皇太后又遣工部尚書趙

彥逾諭指殿帥郭杲五日 上即位于重華宮人心乃定侍御史張

叔椿乞議丞相去國之罰趙公奏從叔椿吏部侍郎晦庵先生除煥

章閣待制侍講越赴闕趙公見議卜山陵留丞相不欲士或因而問

之侂胄亦欲得權從中罷留丞相而以趙公爲右丞相自趙公得政

凡一時知名之士朝除暮拜畧已無遺矣險小人相與側目侂胄亦

自謂賞不酬勞重以怨恨趙公未之覺也九月叔椿除諫議大夫上

奏論學術不可偏尚而何澹先此免喪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亦怨

侂胄乃以將作監李沐爲正言使論趙公罷知福州且召滄字處元
除御史中丞遂上此奏於是趙公引用之人一網盡矣明年正月滄
同知樞密院事自是主僞學之禁者凡六年

晦庵先生罷待制仍鴻宮觀詰詞

勃從欲者聖人之仁尚謙者君子之行眷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榮
既諒忱誠其頒茂命以爾心耽墳素性樂丘樊被累朝之特招補庶
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翻然既陪東學之游兼侍西清之宴見生幾脫
方喜亘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遽若貢生之懷士仍夫華職祿以真福蓋
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速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
誰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僞夫豈其然顧而矜拘於名高在我詎輕
於爵馭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職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弗
意感承明勞侍從既違持囊之班歸鄉里授生徒往究專門之業其私
子訓用蹈于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

慶元元年十二月
傳伯壽行

通鑑卷之八十一

故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
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
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竝令遂日早晚進講從之瑞慶聖節前一日
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班投進有
旨卻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先生每講
務精誠意以感悟 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
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 上德者聲竭無隱 上亦虛心嘉納焉
先生在經闈凡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而面對賜食者各一
十月十九日講筵留身奏疏論還內過宮山陵朝綱四事言皆切至
侂冑大怒是日 御批朕閱卿著文方此窮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
觀可知悉趙丞相留御劄固諫侂冑遣中使王德謙以御筆付先生
先生上奏謝仍申尚書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大防封還錄黃中
書舍人鄧駟千里繼對面奏乞留先生 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起

居郎劉光祖德脩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君舉再封還錄黃而密
疏論先生有論事迂闊更乞審處之語有旨除先生實文閣待制
與郡德脩再上疏留行不報大防又封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
工部侍郎兼侍講黃父伯者因對問所以逐先生之驟上曰始除
喜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伯者懇請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
孫逢吉從之亦上疏乞留先生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
朱其所言多不可用有優人王喜者時於上前劾先生谷止進趨以
爲戲詭胄喜之欲用爲閤門祗候從之誦言將入諫命乃寢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先生再辭差提舉鴻慶宮職如舊先生辭職名不許乃
以議僖祖廟祧不合自劾不允尋乞致仕章再上有旨辭職事
非狀優賢之意先生復以嘗妄議山陵自劾乞鐫黜有旨無罪可
侍先生不得請乃乞收還待制職名十二月依所乞仍舊秘閣修撰
提舉鴻慶宮制詞有大遜如慢小遜如僞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

行也初時侂冑猶未敢有加罪先生之意遂贖再上皆有褒詞朝堂
寄聲云朝廷欲以此別真偽望先生體此意勿固辭先生不聽辭益
力廟堂不樂伯壽故家子弟宮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因行詞以逢迎
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先生無忌憚矣

劉德秀論留丞相引偽學之徒以危存履

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奏臣聞人主之治天下要必有大賞罰以震動天
下之心是以動無不應爲無不成捨是而能濟否也臣竊見陛下近
者因臺臣之請而真趙汝愚之罪薄行流竄于以示懲覺羣臣之奏而
加趙彥逾之功進加殿職于以示勸天下悚然知大賞罰之所在矣然
臣以爲猶有伏罰者請爲陛下言之謹按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
觀使衛國公留正初無學術又乏才猷徒以曲謹小廉欺人耳目至其
懷毒挾詐如見肺肝其背公營私附下罔上之罪累數條墜已見於前
日臣僚之章疏臣更不欲重瀆天聽特舉其罪之大者爲陛下言之

國家

祖宗以來垂三百年聖慮深遠宗室不得參預機政乃力薦汝

愚破壞成法又欲固寵保位見爲聖之徒方盛以不能敵反倚爲助縱

史鈞致蟠據朝廷幾危社稷推原其自則正之由此其大罪一也

孝宗禪位之初

太上即位之始正專輔政首尾五年驅去復來畧無

廉耻前歲太上違豫不思保佑

聖躬如韓琦之於英廟乃與小臣引

裾扣額者費其功名流傳中外動搖人心爲臣不忠孰甚於此其大罪

二也昨者

陛下未登極之時人心危疑之際汝愚造妖撰夢意圖不

軌正既逆知其心乃復陽爲道地嘗指其勝以語同列曰此朕拜他不

得暨聞趙彥逾建嬰戴之議則翌旦委之而逃夫大臣許國存亡與俱

正使汝愚敢爲無禮猶當正色折之籍使不濟亦必身死豈有平居則

貪竊相位有急則遺患他人爲臣如此社稷何賴此其大罪三也方

太上有脫屣萬機之意親降御劄付之於正正爲首相便當上啓隆慈
下率同列奉行詔書乃深藏廢格不以語人及窮問方始吐露 陛下

正位九五 太上御劄合藏金匱仍頒史館正復藏之私家及罷相位
又攜以去至煩宣取方始繳進不知正藏 太上御劄意欲何爲此其
大罪四也夫以正有四大罪臣子之所共忿乃反惺然居隆名享厚祿
實冀國典望將正褫職罷祠少正其罪庶幾臣子知所戒懼取進止正
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

留丞相既罷趙忠定爲右丞相時侂胄已大用事以丞相疎已有怨
言罷羅春伯簽書樞密院事尉解之侂胄終不釋有大理寺主簿劉
德秀者江西人自知重慶府代歸求進用留丞相惡其人不得已下
除寺簿德秀大怨恨侂胄乃諭中丞謝深甫薦德秀爲察官遂除監
察御史九月十日也十四日彥逾除希明殿學士知建康府有
旨侂胄往來兩宮備宣忠力持遷二官爲承宣使彥逾始望忠定引
已共政侂胄亦望除節鉞及是皆不平徐誼子宜爲京尹勸忠定以
節度使授之忠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合語不遜遂力辭止受二官

彥逾改除四川制置使彥逾愈恨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以爲忠
定之黨曰老奴今去不惜爲 陛下言之而上始疑矣是月十九日
晦庵先生以論朝綱事忤侂冑即日罷侍講與在外宮觀明年二月
趙丞相以右正言李泳論其擅權求勝與詔起訕動搖人心而罷中
丞何澹又論其有無君之心復落職監察御史胡紘又言其不遜者
有十責散官居永州二年正月澹遷同知樞密院事德秀遷右諫議
大夫遂上此疏蓋德秀於留丞相有深憾而澹乃留客方爲言事官
之長故德秀未敢誦言攻之至此始發也趙丞相之未罷也右正言
黃度又叔欲論侂冑之罪語洩爲所逐晦庵先生侍經席與吏部侍
郎彭龜年子壽相繼言之皆賜罷趙丞相與留之不能得及趙相抵
罪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疏論者甚衆侂冑患之乃引澹德秀分
居言路使盡去趙公之客朱先生之徒又謂知名之士不可一一誣
以罪則倡爲僞學之目以名之蓋以貪黷放肆乃人之真情潔廉好

禮者偽焉而已爾德秀遂言中道萬世所常行也則以中道爲里污
而以詭僻險傲者爲高致又況本非高致特欲依正行邪假義以干
利聽其言則周孔考其行則桀跖甚至曲護權臣歸過朝廷鉗制臺
諫鼓倡附和如飲狂藥如中毒餌願下詔書訓飭在庭毋臨前轍朝
廷爲降詔如所請元年五月十三日也後數月德秀又言邪正之辨
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語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
所必斥也昔我孝宗垂意規恢首務敦實凡虛偽之徒言行相違
者未嘗不深知其姦故臣願陛下以孝宗爲法考核真偽以辨邪
正至是趙丞相已貶侂冑益大用事德秀恨留丞相不已乃以引偽
學之罪歸之偽學之稱蓋自此始

胡絃論偽學猖獗圖不軌豈可容其竝進

太常少卿胡絃奏臣竊惟自古以來未有君子小人雜用而致治者比
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爲不軌搖動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

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非之故元惡殞命群邪屏迹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或與宮觀或與差遣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 陛下何未寤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其群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王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革去舊習深濡慕 聖化然後徐區處之置於無甚專權之地豈可容其並進願 陛下宣諭宰執凡偽學之黨嘗經臺諫論列者竝與權住進擬勿啓其經營求進之心不然紛然四起橫驚捷出雖有伊尹太公莫能爲之策矣惟 陛下留意毋使臣他日不幸獲知言之名取進止八月九日奉

聖旨依慶元二年上

元年二月趙公既免相兵部侍郎章穎茂獻上疏留之詔茂獻與部石正言李沐劾其附下罔上翌日與宮觀國子祭酒李祥元德博士

楊簡敬仲復疏留趙公沐又劾之祥簡俱能大府寺丞呂祖儉子約
又疏留李公併論晦庵庵先主彭侍郎子壽等不當去語侵侂胄詔祖
儉明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駟千里封還錄黃乞 賜裁
酌國學上舍生楊宏中充父周端朝子靜張衡周叟林仲麟景冲將
傳象大徐乾尋叟亦投匭上書論其事且乞鑿漢唐之禍懲靖康之
變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甯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收士心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斥以示寬容自
合書行又詔宏中等安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軍州編管
鄧千里乞改爲聽讀詔依已面諭書行是時知名之士罷斥者相繼
人情沟沟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
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庭有不如詔重責典憲千里亦罷知泉州
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東伯太學博士袁燮和叔國子正陳武
蕃叟皆罷去司業汪逵李路八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李路亦罷德

秀遂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偽學之禍自此起矣趙丞相既貶
永州過衡陽已病又爲守臣錢鏐等善遂遂增劇而卒夫天下寃之二
年正月二十日也有迪功郎趙師召者嘗上書乞斬趙丞相事不行
訃聞二十七日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汪義端以趙丞相
之門多佳士也引唐李林甫故事欲根株斷除之一時善類貶斥相
繼憲聖慈烈皇后聞而非之六月二十六日御筆今後給舍臺諫
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救漏建中之意命下右諫議
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
及舊事始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元章獨贊之與同列異
七月從元章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姚愈爲殿中侍御史元章去左
史改除兵部侍郎實疏之也胡絃者紹熙五年久纒監都進奏院未
爲人所知趙丞相時奪職居餘干佗嘗言未快會有薦絃可備實史
者慶元元年六月遷絃司農寺主簿九月除秘書郎十一月除監察

御史後十九日趙丞相遂有零陵之命用絃章疏也明年三月絃建
方喪之議遷太常少卿遂上此奏奏二日遷起居舍人又二日黃元
章罷自是學禁愈急三年三月絃遷起居郎甫歲餘三遷至吏部侍郎
郎五年坐同知貢舉者宏詞不當而罷未幾學益漸弛絃亦廢誓而
死焉

沈繼祖劾晦庵先生疏

監察御史沈繼祖奏臣竊見秘閣脩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資本回
邪加以忤忍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票
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黃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
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褒帶博或
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
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覲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固肘腋既
成遂以匹夫竊人主威福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

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成遂所欲而喜亦當貴矣臣竊謂喜有大罪而 he 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喜也不夫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于閩中喜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母以語人嘗赴鄉隣之招歸謂喜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喜欲餐粗鈞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喜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喜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未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喜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託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喜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喜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學蓋是妖人蔡元定而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

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喜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喜虛名以招致汝黨倚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躡取次對喜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心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抗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喜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廷交廢喜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喜雖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其徒建陽知縣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容別有天邪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喜之大罪五也喜既信妖人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喜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爲縣學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喜他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畝畹佞取掇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移釋迦於夫子之殿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市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

驚嘆邑人以夫子爲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王意遭對移之罰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喜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惠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之則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必與之偕行謂其能修身可乎家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藏匿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章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涑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娉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修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百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

乃如此豈不為大姦大惡也邪者少正卯言為而辨行偽而堅夫子相
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況陛下
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喜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
臣欲望聖慈特賜磨簡將未喜褫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汗行盜名
者之戒仍將儲用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
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奸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為師
而險人小夫不敢假託憑藉肆橫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
奏聞伏候 勅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定道州編管餘依

晦庵先生聞趙丞相責零陵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尚帶從臣職名
義不容默草對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摺
寫已具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買禍先生不聽蔡元定請以善決
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意發之因更號遜翁乞致仕及已受

過次對恩數如封贈磨勘服色爵邑奏薦之類朝廷不許二年十二月陳晉自知寧國府召爲兵部侍郎驕其言也未幾張青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爲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臺議洶洶爭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迹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父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去曾舉去不杲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夢授之繼祖銳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上此奏初紘試宰選謁趙忠定自叙科第嘗階上游冀規裏刻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先嘗迂道謁晦庵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茹孰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紘至先

生遇禮不能殊絃不悅退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之
也會何曾欲論先生絃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
○董銖云偽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始猶未敢誦言
姓名是猶有羞惡之心也至是沈繼祖之章無所忌憚則幾於無是
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界果何傷於日月乎○郡縣逮
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上道先生與嘗所游百
餘人會別蕭去望客感慨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元定不與平時因曰
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既別之後先生與元
定長子淵書曰臨川曾景憲報尊文已過彼有以驢為贖者可免徒
步之勞矣明年元定卒于春陵先生為之哀動與劉公度書曰與季
通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
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又
與黃直卿書曰季通之柩已歸萬事盡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蓋元定從遊最久精誠博聞同輩皆不能及故先生深致其哀
焉

道命錄卷第七上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臚舍人五月十三日已該滿
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
惡乞賜 睿斷褫職罷祠奉

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
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錫延閣論撰之名
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輒典允賴洪私捧戴美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
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

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遠去於朝行
即求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此身於卜祝之間真任西沅谷厠迹
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追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東顧
臺劾盡發陰私上瀆 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何之目已皆不忠

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而臣憤耗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獨回日月之光累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簿罰稽書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哀涕之易零已覺大因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竄極臣敢不亟需

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茲雀之初心

省創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生更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羽日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喜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奏

臣罪惡乞與褫職罷祠奉 聖旨依劄臣照會臣即於當日望闕謝
因解罷職名仍奉表稱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寵加於
明訓閱時既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
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即使
安復未能於寡過致煩重劾盡荷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屠市屢之
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哀為臣而高不事之心足明禮闕以
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地而改為僧坊諒皆考覆以非
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虞 恩貸乃誤保全第今少避於清班尚許仍
居於散秩慈 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時蓋存
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未減猶聽首循口誦以還心銘敢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已曰賢曰佞付
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

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細尋今年是年齡晚晚雖悲後功之無期肝膽輪
困尚喜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覲答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謹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者校皆爲厲
禁奸負狼藉暴慢恣肆之徒紛紛並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
隅者例取妍侮或及於禍一時從游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
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
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
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先生與祝汝玉書云其罪戾所積久知
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
識之憂西方明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
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李通
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
彼魏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僞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僞學荒誕迂闊之說徧天下高官要職無非此徒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二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僞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秘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秘閣主管雲臺觀恩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趙衷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事已行至是當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文李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

乃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偽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偽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偽學之憂如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虛枯吹生人爭趨之可以獲利杖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即以爲孔孟獲利愈厲而肆無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覲幸非望故或駕如美君

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行以惑衆庶甚至因雷風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如劉光祖因 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慈有 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矣類

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兩賜稍術則喜見顏色聞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域百方害人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其他能草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聖旨依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入見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即日除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聳聳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寬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恬惡不悛曰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相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請夢壽皇夜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間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自善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

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此而今爲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茲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子宜亦能既而胡紘論趙公十不孫謂子宜嘗欲以兵衛 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慶元二年六月

上始得子 太皇太后命禮部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爲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去援韓持國與筠州例

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疏諷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滄劾趙丞相章中語也劉光祖德脩初爲趙丞相所引上受禪之五日外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乃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文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幹辦審計司改監登聞鼓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進僚本留丞相所引上即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士也紹熙初爲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也何滄言其營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闢曾孫也中進士第淳熙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兼權右曹郎官俄改駕

部權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
乃上此奏侂胄大喜遷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
甚遂自請祠去

諭告偽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地之靈宗廟
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
始凡日注躬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同盟窺伺間
隙毀譽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祐之衆
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玼全焉自作弗
靖意者斬于流俗之夫不可復反厥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厥
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
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毋得借疑似之
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

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偽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又論偽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沈言旨今曾受爲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首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書蓋前此已有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偽學如係偽學甘伏朝典故沈又有此請也更部侍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宙戒父新爲佞胄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佞胄言之沈議遂格至是姚愈文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爲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爲學之禁遂

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 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
以佞胄董孺之師躡致禁從 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
蘇師且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
龍周筠以 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 陛下在潛邸時果誰所謂蘇
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
至於此願 陛下亟誅佞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遂陳自強之徒故大
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 陛下亟圖之
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偽邪之徒温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
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佞胄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
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准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
直齋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
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幸執京鏗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

器監會直秘閣劉光祖德脩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所先入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卽論德脩佐逆不成者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族弟子約既貶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于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未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畧也陳自強者僂胄童子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僂胄書佐周筠者僂胄家蒼鬚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僂胄大怒會方祀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克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以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

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
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
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吉州監察御史施
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
制隆益公爲少保依舊致仕佞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致州求祖
泰所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
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間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相 石丞

留正少保 觀文

王蘭潭州

周必大少傅 觀文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少傅 觀文

徐誼知府

彭龜年待制

陳傳良中書舍人

鄭澍刑部

黃由禮部

孫逢吉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

楊方秘書

沈有開起居

吳獵御史

趙汝謙監左

范仲輔著作

袁燮太學

黃度石正

薛叔似戶部

樓鑰尚書

黃黼兵部

呂祖儉執府

項安世秘書

曾三聘知蒲

李祥祭酒

趙汝談樞密

汪逵司業

陳武國子

張體仁樞府

章穎兵部

林大中使部

何異侍郎

葉適樞府

李壘秘書

游仲鴻監

楊簡樞府

陳規樞密

孫元卿國子

田澹宗正

蔡幼學樞府

苗灝

浙西
提舉

王厚之

江東
提舉

白炎震

成都
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祖

池州
都統

士人八人

楊宏中

仲麟

蔡元定

周南

池州
教授

孟浩

湖州
教授

范仲士

金州

周端朝

蔣仲

呂祖泰

吳柔勝

嘉興
教授

趙登州

湖州

張致遠

江西
兵馬鈐轄

張道林

徐乾

學生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史若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

亦是偽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虛偽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

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白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里為害也小漢臣之議乃真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為過者惡其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偽之徒假正以行巧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為市井之事方為逢掖則高揖虛拱盪聲竊譽相附麗以為名及汚簪紳則乘隙抵巇于寵媒進相朋比以為利喜人同己則握手笑語結為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與奪自其胃臆所締結欲以為助則美官要職不次超躡異時傳宣出於空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

恩不顧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乳攘奪相位倏去忽來視府
第如傳舍既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
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則詭形匿影呼嘯僭侶以圖報復此愛
君憂國之人所以當食自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陛下如堯則天若
文憲後自即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絕偏黨之害崇雅務實以開衆正之
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
術谷聖斷神運雷動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爲天下計爲後
世計以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罪融會
黨偏咸歸皇極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
失勢聳耳怙伏譬如蛇虺遇冬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
來之吉亦當察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陛下御
極于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用公正之士黜
處僞之徒足以見聖意之所在矣今之邪勿待之已輕因可謂深德

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濯自新者欲乞明詔大臣仰遵皇祖之訓姑與引祿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具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時之罪人者必重賞重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循道向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聖明極辨之治疎遠小臣妄議大計惟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依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冑而力主其說者宰執京鏗何澹言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冑亦稍厭前事凡以僞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變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言者君也極者至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冑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益漸弛一時廢紘之士稍稍牽敘議者亦以爲幸

焉

言者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

臣僚上言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某居于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說固非一通寒暄一叙間諷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燦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嘿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踴躍不遑則其步似蹇完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幘而爲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暴約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也彼則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澆澆然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釋皆是

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聲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其暑初爲僞徒投香納幣陳歛獻書扇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既而棄學能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人又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即大開譙門延之而入聚于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放觀其文則對偶偏佑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僞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

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偽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上達有
為寄居而求為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為士人而併得數州之餽遺
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常賦或擅放之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
罪或文致之以快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
處危疑之時更相從更異意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為狼為虎惡之小
者為蜂為虿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
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舞其姦光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
率而為偽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去義
其弊至於為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
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沒沒於闕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
示於天下後世 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
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偽徒者壞仁義道德性命之說
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天下其為害尤甚於楊墨也臣

願陛下下臣此章令禮部鑄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場屋所當禁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承也所有僞徒如果有聚于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散植壞群毋使滋蔓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僞徒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

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亥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二范念德書托寫禮書黃餘書及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果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子在書今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章矣萬一不諱用書儀乎曰疎畧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領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康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爲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絕僞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宋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尙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爲右諫議大夫陳謙爲殿中侍御史林采旄康年爲監察御史明年謙除大常少卿采旄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樞密院事○先生既沒論

蓋講張至嘉泰二年壬戌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
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壽守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生之
歿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
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
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道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
與世動輒齟齬自筮社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
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極正

臣僚奏臣聞習僞者名教之慘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蓋人材
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
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爲

得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陛下負英明之資秉剛健之德丕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其間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陛下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聖意所在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請足以追逐時好故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求爲序文誇詭其扁仕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者有曾經臺諫劾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其有樞衣書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篤其說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昏靡隨波逐流前鑒後毀始楊終抑不可徧舉夫前日

習偽之徒盜名以欺世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偽攻偽其賊遂至於欺
君罪又甚焉臣嘗謂壽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
是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
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人有有所除
授給舍不繳殿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
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偽而為進身之具釣取爵祿之
資在投匭而上書 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
料 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
習偽之心為今日攻偽之欺相師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者
哉臣愚欲望 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
欺謾不惟可以昭 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有亂之患其於
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嘉泰二年上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鏗劉德秀胡紘專主為學之禁為佞賈斥逐異

已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竝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漉未去也言者復論僞學之徒餘孽未能盡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漚罷知樞密院事興儉盡去佞胃亦厭前事且有開邊之意而往時發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此疏遂上時林采爲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爲右正言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脩陳君舉章汝獻薛象先葉奎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官觀又削薦檣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幼復有言十月有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稍解矣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諡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可除諡
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諡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臨定

抗九年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轉任曹將用兵遂以太師平章軍國事開禧
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重寨唐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
都統制吳玠受虜各稱蜀王朝廷大震二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
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玠殺之朝廷復與虜議和虜必欲
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善史直講彌遠密爲
上謀除化曹伺其朝遣兵殛殺之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
是追錄學黨之士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

其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某待賜諡令有司議定申奏明年博士
諡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劉弼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為
當三年又特贈寶箴閣直學士○蔡光定亦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
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
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
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感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
雖莫贖尚知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諡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
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
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衣急功利
者昧本原其流為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為莊老孔孟生乎其時
躬履是道既與其徒辨問講究又著而為書使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夫

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伸於後世邪蓋眞爲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枉已直人者文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宋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逸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遂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既誅 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曾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與世而相符也謹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如首於日用常行之間及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明聖賢蘊奧之旨救清談功利之

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信於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博聞之謂乎勤郵民隱如恐傷之夫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賢惠下究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公正之請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竝古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獻納隨事規拂或抗直以揚名或削榮而歸美亦可以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嘉定二年大學博士章傑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謚議

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

矣矣。復哉。放待講。宋公沒於爵。未得諡。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章未墜。漢宋諸儒。米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章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閻與韓愈。氏復出。持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顏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程渠。剖其幽。三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于其田。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永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身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米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薄。書暑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

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
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
憂民重名氣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
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
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而跣弛
於繩墨者矧以爲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
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
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者乃楊人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
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
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
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郎官劉彌正上奉
聖旨依

尚書吏部
外郎兼考功

李仲賢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生從

祀

承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劄子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功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脩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盛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

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弊雖除而
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
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
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忿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
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 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
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
臣願 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讓使天下曉然知
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
勵激昂以副 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
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
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 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
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

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官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互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官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歿後雖詔罷安石之子奕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慕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過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覓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真或不然臣請伏

妄言之罪取進止

嘉定四年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爲政奏入報聞乾道五年春繼除魏拔之元履爲大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爲禮部侍郎上諭以范司馬一文正歐陽蘇三文忠從祀李公以爲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爲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畫像而已至是仲貫見上首乞下除學藝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西劉焯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謚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究中道以没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師臣列其事于朝上即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龔茲嘗懼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纂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夾闡明白務實求是謂克已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布瀕錄早夜以自警言謂仗義復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

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元奉奉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
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省機
樞間以軍事人奏爲 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
申復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無取乎徒假其名經
筵勸講接舌證今願 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治要不
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
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言其親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
國體啓沃君心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惟補報奮不顧身盡
言無隱如指切發運奇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據英詞勁氣至
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留內矣越數歲 天子深思其
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主不以內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畧
廣西也所以復于 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京南也首以
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避諄諄爲 上言之公惟誠於

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聖賢之訓故存更二鎮比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恐不及如鹽莢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罷行會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澌臆上亦嘉其忠實壘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其讀公遺編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疆自然講於己者爲實學復於君者爲實德建於利者爲實利篤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歟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直覓理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家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卽行壹惠請謚曰

宣太常博士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為南軒先生請諡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藏其書人慕其學味者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女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不得執鞭為御聽警誨以開茅塞全清朝特采公論以易公名申肯後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為公之應諡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清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

知 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以稽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爲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養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僉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自息洞酋之讎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注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貫徹身出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爲師友於是演迤溥傳丕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善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謚曰文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謚時則後笑謚之曰宣尚與朱氏相參用見羽

巽孔門之音誼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
是講體和居中公之德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亦古以驗今
傅士議是請從謹議

嘉定八年 月軍器少監兼 權侍左郎官
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奉 聖旨依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衆正之路發潛德之光
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
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
者惜之會有以未公易名爲請 上心憫焉亟命有司定議好尚既明
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欽承德意相繼脩奏故張公尋亦得諡倚歟
倖哉真足以表褐民極數賁人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不視功載維彼
二公蔚乎相望矧竝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褒典以詔來世
乎竊嘗請儒者之道實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衰孔孟沒而斯
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輩

典刑漫失其真公河嶽間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葺相業汲川諸賢
遣子滎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源流擢
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公自視欽然思欲會理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
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
公之所自期人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群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
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宵靡皇時宋公
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劇切不爲苟同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
朋從翕蓋公翊學樂與如海斯納操偏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
斯揭莫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倚天者
及見公降心屏氣歛鋒藏鏑脫去故習若未嘗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
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雋公以儒官召
嘗因輪對勸帝求賢學用真儒居士何以息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
運萬機一說反覆爲帝言之帝竦聞高論深加器異善類注目待

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痼累歲人為興成公左圖石書譜費不貲曾不以死生憂患更其心自非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足超詣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為成才進德為成德養性為成性內之成已外之成物皆是學也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為本收歛持養為要其著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箴本末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明春秋絕筆之旨其他纂采尚多雖未倫次而人誦家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群儒之遐聞示衆言之折衷卓然為世師表者歟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為世純儒則董仲舒而不失之迂德備性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尤為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謹按謹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冒天下體立

用其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謚曰成於議爲稱謹議

太常博士孔燁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爲東萊先生請謚奉 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謚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自氏遂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速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辟邪醜正衆僞嫉真而濂溪二程之學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廷既嘗賜謚矣而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

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
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實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惜乎夫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
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
謚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考功員外郎丁瑞
聖旨依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為濂溪先生請謚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潼川路運判
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誤被東主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既服攸
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
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郵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
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
之典臣偶職舉權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覓故虛部郎
中周願嘗為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
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
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
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
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漁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

訓詁雋爽者弱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泐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靈木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者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持拘命秩夫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大學錄魏掇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掇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 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

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願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田故出位僂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陛下下財幸取進止貼黃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竝蒙賜謚然熹栻之學寔宗周願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宗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睿照伏候勅旨

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中檢準慶元令諸謚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竝令本路帥司保明詣實聞奏特與賜謚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竝係特賜謚體例所有周願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謚係是時降指揮伏乞省部備申朝

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爲二程先生請謚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德兼同修國史
兼資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希夷劄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
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教繼前聖開水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
謂堯舜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歲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餘歲若
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闢邪說詎詖行則吾道
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
卑陋故世無善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
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明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後其聲端雖出
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
雜營壤有間恭惟神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顥爲御史
哲宗皇帝即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聖心灼

知其賢特加表顯實與諸儒而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杅朱熹又皆蒙

陛下褒崇賜謚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爲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謚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宜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顥程頤以美謚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魏華父爲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謚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奏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當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

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下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倫而謚
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
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
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宋嘗以
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
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文叔高第某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
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昔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
不平久矣迺自前歲誤被東擢攝承潛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頤冒
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
寔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
已荷 皇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
弟爲請申命所留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
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

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存濟聖聰伏候斧鑕之誅 貼黃臣曩者本爲周願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 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爲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爲言其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益奮果勝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并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

勅旨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
虞部郎中周頤乞持賜美謚後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
省批下之前先準 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頤特與賜謚事尋
下太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教官品
未該其賜謚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
下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廉溪先生周元公謚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元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大下之理蓋未
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
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緒首倡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
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虛指哉自孟軻氏沒異端熾熾重

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痾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寫奕後先其間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掣提宗旨孰生張是天叔諸人有廉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實步步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大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探二氣五行之運如足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文曰其圖實出於稽脩脩之傳出於陳傅老子之學也闡端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曰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嗜流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天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

獨嘯嘯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且晝寤亡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喜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于書後或辨于註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闡大光明于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說曰善談名理宜不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謚謚後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爲無愧於心若夫繪事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謹識

嘉定十二年太常丞

兼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善議撰周頤程
顥程頤賜諡恭詳近制臣僚請諡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為常
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諡事關名教所不可
輕乞尊唐寶應及國朝治平編勅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
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尚書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
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文善罷去為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
批送吏部覆諡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謚議

議曰壽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惟二先生天分
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
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元
後學落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天實閔
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

會昌通內外洞徹人見其甚氣貌肅然不敢即也而和氣充夾瞬面盎背
湯邑厲辭亡有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
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挽焉而克勦小物雖鄙賤猥瑣
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
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先生道積于中固純乎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
生所以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有適有
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埋之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
非釋氏之不相照屬已學者之先立標準下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
少露皆先生之所不子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
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先生妙造精詣渾渾無涯其
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用文字以徵詆討之失元祐君肅惡
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
之禍哉一時遊其門者曰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感迫

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實則公拔之端厚方重得先生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謚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主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本中擬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謚以純庶足以實其實當先生既沒門人學子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師之既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王大道大未易稱故各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傳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

議

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權殿部郎中蘇格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謚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爲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爲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

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彷彿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曰以先生被命繼廷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闕也欲備知 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首見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待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嫌名以抑尊君之過所以熏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嘵嘵哉以是而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廂之餘思欲漲未流而返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書及其

正是心也治其亂牧其蔽安其危儻稍不抑畏則害我屋漏皆冠賦之不可制者矣夫一恚詈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爲夫也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慮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患不盡復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爲最切謹按謚法廢物從之曰正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數百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不歉矣今而曰廢物從之豈滋美乎請謚以正其孰曰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僅四人年齒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屬者宋文公始著年譜誠

可於邑廼今得誠先生而撰議焉雖未學庸受幾於惑測抑何幸與
時太史采錄或問之曰正之功用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
下足以正人心議權兵部十二年太常丞兼

濂溪先生周公願元公覆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闡焉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
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宋濂
溪先生周公願一濬其源而流之昆崑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
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旨有請博士有議蓋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
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
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
之於理學晦而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
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夫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夫乃春
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斲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弱天下於
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大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
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
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

三觀上六聖首依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軍器監兼考工郎官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謚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
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
之品深聖賢區別於片言雋學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謚
先生之謚者烏可之然而贅爲之說乎博士謚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
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
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不流信斯言也謚之以

純白宜謹議

陽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願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
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謚明道以純謚伊川以正曰正與
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天有大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
素夫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
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殫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
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之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
川天資勁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
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謚之以正曰宜謹議

十三

年正月十六日

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謚狀

朝請郎直秘閣知潼川府魏了翁狀照會了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

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諡俱荷 聖慈亟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奧編覽而獨造兼體而及用其於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諡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 謚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固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首沉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

者之間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
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
呂成公先已賜謚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
獨闕竄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翁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
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庶幾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
公望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須至具申四謹上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謚博士陳某擬謚曰達而考功春
官皆不以爲然禮部侍郎衛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
甫時爲大常少卿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
爲不可用遷秘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按國史本傳稱謚曰明熊
獻未知孰是

道命錄卷第十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獲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嘉定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寔錄黨人伊川先生孫賜仕為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賜之子謙之不仕及是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詔補觀之不理選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官奉本州於上供錢內月支五千米二石俾奉祭清令赴吏部銓量申省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詔補源迪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四世孫
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並備奈何
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適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謚併及張呂
之儔曲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年高厚
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
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

嘉祐十七年六月三日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毋觀宋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
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諡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勅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今而罕明惟我
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

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子忠孟軻之作常誦人而不倦但學者之易知沿襲既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謚文朱喜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約凡六籍悉爲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衆說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府晚登臺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謚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克列聖之盛心是用折圭五等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忘歆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寶慶三年正月

贈庵先生加封踰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八對言人主學問之要

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

奏閱損以下九人竝封一字公獨曾參封邠侯蓋與閱損竝封揚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之毀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

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 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勅鄉賢明堂而需澤具有嘉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廢揚之
典茲再疏迫礙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訓具位未某傳孔孟之學抱伊
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爲本
關百聖而不斬卓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衷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
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子訪客止之初深有不
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爲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
盡憲章之善適逢禮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
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遠明於今日即桐鄉而祀厥光復
異於前聞有赫其靈高淑爾後可依前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謚如故紹

三年九月
鐘震行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

此下
續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文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封伊陽伯張載封郟伯 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勅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官奉大夫謚元周頤光靈灑灑由通公溥尚友造物歎契羣聖建圖著書垂勸萬世演大易不傳之秘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

道晦真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者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伯餘如故二月朔行趙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以顏子故任左丞議郎宗正寺丞謚純程顥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相於熙寧倉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嘉有用我暮日而可冀是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直郎宗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謚正程頤直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如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治然理順渙然冰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所藉以

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彛典已從廟庭之祀蓋疏鄉國之封於戲靈自光風相濟規之如在玄衮赤芾萬禩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朕勅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極彛倫而重後世粵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

程出焉續深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啓先聖未發之秘下以造前賢未言之玄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溲之至三才之道竝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千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晦庵南軒魯齋西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干從祀二程先生尚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爲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符實爲清朝之盛典如元所言斯文之

幸

天曆二年上
事報復狀

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尋綸道統之學澌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邇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允德

允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尤於後世普膺伯爵今未衰榮如蒙宗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爲小補

行臺看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爲盛典部議宜準所擬及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廉溪之學爲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爲伯有此不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按例封公其於世教不爲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今且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議定擬明道爲豫國公伊川爲洛國公乞令翰林國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聖旨那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性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
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暨晉
世之真儒豈道崇之可後爰蒐盛典酌以上公嗚呼絢想懿容儼揚休
而中之筆新禮命敷煥號以風行服此龍靈益縮道統可加封豫國公
主者施行黃曆二年九月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
顥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俾
觀象玩辭遺書畢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昨之大國庸示褒崇嗚
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
休命可加封洛國公王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屬垂諸世
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
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廻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
抑志慮不回著書豈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
久達於中原煥號申行於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啓營丘爰錫
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
齊國公主者施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日